

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身份认知 与行为选择：哈萨克斯坦的实践及成效^{*}

周 明 李 琼

【内容提要】 中等强国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力量。世界政治动荡和全球治理失序使一些国家将追求中等强国地位作为主要目标，进而在特定问题领域和地区事务中发挥影响力。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不断积累的人口、经济和军事实力等物质资源增强了它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实力基础，而中亚国家区域合作机制的初现进一步增强了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意愿。此外，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与合作则为哈萨克斯坦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契机。在外交层面，哈萨克斯坦实行多元平衡的外交战略，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全球治理等多个领域开展外交活动，寻求国际社会对其中等强国地位的承认。基于学术界对中等强国地位的评估路径，从功能性、行为性、等级性及观念性四个层面对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外交实践效果进行评估可以发现，哈萨克斯坦并非完整意义上的中等强国，在它追求中等强国的过程中，面临各种国内外因素的限制，这对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构成了重要挑战。

【关键词】 哈萨克斯坦 中等强国 多元平衡外交 软制衡 利基外交

【作者简介】 周明，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教授；李琼，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3VXJ038）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2024年度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战略发展专项项目“俄乌冲突以来中亚地区形势的变化与中国的中亚政策研究”（2024jbkyzx003）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中肯修改建议，文中错漏之处由作者负责。

近年来，受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和阿富汗塔利班上台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中亚地区形势演变加速。一方面，大国与中亚国家的互动加强，中亚地区“大博弈”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和各种挑战，中亚国家外交主动性增强，积极开展对外合作。2023年2月7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阿斯塔纳时报》发表文章，明确将哈萨克斯坦定位为“中等强国”，并主张“全球中等强国借此契机团结一致以便在日益分化的世界中共同寻找新的前进道路”^①。6月8日，托卡耶夫在阿斯塔纳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再次强调，中等强国应当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拥有更具分量的发言权，重申外交、对治和全球伙伴关系对于应对当下挑战、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②。

然而，关于哈萨克斯坦的中等强国地位和为此开展的外交实践，学术界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哈萨克斯坦目前并不具备中等强国地位。如伊万·萨弗兰克等人指出，中亚地区“既未建立起国际机制，又未出现中等强国的治理”^③。哈萨克斯坦虽然具有成为中等强国的潜力，并奉行积极的多元外交政策，但“奉行积极的外交并不能解决国内稳定问题，更无法弥补物质实力的缺陷”，从而使其在追求中等强国的过程中“徒劳无功”，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目的是维护主权，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但“这种策略无法为促进地区国家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持，因此也无法为其成为中等强国提供物质基础”^④。

另一种观点认为哈萨克斯坦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中等强国。拉查尔·范德希尔等人认为哈萨克斯坦奉行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正是中等强国的典范^⑤。德国国际

① “Kazakhstan Calls for Solidarity among ‘Global Middle Powers’”. <https://astanatimes.com/2023/02/kazakhstan-calls-for-solidarity-among-global-middle-powers/>,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28日。

② “The Astana International Forum 2023: Kazakhstan’s Rise as a Strategic Investment Hub and Geopolitical Hotspot”. https://www.specialeurasia.com/2023/06/06/astana-international-forum-2023/?related_post_from=16134,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28日。

③ Ivan A. Safranchuk, Vera M. Zhornist, Alexander D. Nesmashnyi and Daniil N. Chernov, “The Dilemma of Middlepowermanship in Central Asia: Prospects for Hegemon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Vol. 20, No. 3, 2022, p. 117.

④ Ibid., pp. 116 – 133.

⑤ Rachel Vanderhill, Sandra F Joireman, and Roza Tulepbayeva, “Between the Bear and the Dragon: Multivectorism in Kazakhstan as a Model Strategy for Secondary Power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 4, 2020, pp. 975 – 993.

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发布研究报告《中等强国——国际政治中的新兴影响力领袖》，明确将哈萨克斯坦列入中等强国行列，认为哈萨克斯坦构成中等强国，不仅是其地缘位置、资源优势 and 处于发展的多元化经济等因素使然，也在于其多元平衡外交政策的成功，这种政策使哈萨克斯坦“在保持与传统大国关系的同时，努力扩大与全球伙伴的联系和合作”，从而“不仅确保了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地位，也为其提供了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下的发展机遇”^①。

从外交实践来看，哈萨克斯坦已基于中等强国的认知和追求，更为积极和主动地开展了多元平衡外交实践。那么，哈萨克斯坦为何寻求中等强国地位？哈萨克斯坦中等强国外交实践的效果如何？

一 何谓“中等强国”？

在国际政治中，中等强国一般是指实力介于大国和小国之间、具有中等力量或规模的国家。中等强国虽然并不具有大国的全球影响力，但凭借数量优势及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被视为重塑当前国际体系格局的重要国际力量。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中等强国的研究主要从四个视角展开。

第一，“中等强国”的概念及条件界定。关于“中等强国”这一学术概念，学界目前尚未达成一致。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权力和确保生存，因此对中等强国的判断取决于物质基础，人们可以通过定量评估一个国家的 GDP、人口、军费开支、贸易等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中等强国。自由主义则更多关注中等强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合作行为，认为在体系的压力和影响下，中等强国由于不能单独采取有效行动，通常选择与其他符合自身利益的中等强国进行联系与合作以维护内部制度和社会偏好。建构主义则视中等强国为一种“建构性身份”（Constructed Identity），通过诸如构成性规范、社会目的、比

^① “German Think Tank Ranks Kazakhstan as ‘World Middle Power’”.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central-asia/news/german-think-tank-ranks-kazakhstan-as-world-middle-power/>, 访问时间: 2024 年 2 月 14 日。

较关系、自我认同和主体间性等概念框架，概念化中等强国的自我身份构建^①。

第二，中等强国的特征与作用。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三个主要特征来识别中等强国：（1）在谈判过程中，政府必须具有影响全球协商的权威；（2）国家融入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程度；（3）支持世界各地公民社会权利的外交声誉和政治意愿^②。且中等强国的领导权不同于美国的全球领导权，中等强国领导权集中于局部领域、地区范围内，主要作用是协调问题、化解矛盾、稳定地区动荡局势，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机制的形成和完善^③。中等强国通常具有区域和全球两方面的身份认知，在区域层面中等强国往往以区域大国的身份自居，而在全球层面又强调自身的中等强国身份认知^④。相较于小国，中等强国凭借在国际体系中较高的地位优势与影响力，往往更能影响大国竞争态势和力量对比关系^⑤。

第三，中等强国的类型划分。根据指标差异中等强国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基于人口规模与国土面积的大小，孙西辉认为中等强国可以划分为“大型中等国家”“普通中等国家”和“次级中等国家”；而基于国家 GDP 和军费开支的规

① 关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及建构主义对于“中等强国”概念的理解与界定，可参见：Moch Faisal Karim, “Middle Power, Status – Seeking, and Role Conceptions: The Cases of Indonesia and South Korea”,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 No. 11, 2018, pp. 1 – 38; Logan Robert Thomas Brosius, *A Spinning Top? Kazakhstan’s Multivectorism with Other Middle Power States*, Nazarbayev University, 2023, pp. 4 – 28; David Cooper, “Challenging Contemporary Notions of Middle Power Influence: Implications of the 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 for ‘Middle Power Theor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7, No. 3, 2011, pp. 317 – 336; David Cooper, Richard Higgott, Andrew Fenton and Kim Richard Nossal, *Relocating Middle Powers: 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Vancouver: UBC Press, 1993; Leif – Eric Easley, “Middle Power National Identity? South Korea and Vietnam in US – China Geopolitics”, *Pacific Focus*, Vol. 27, No. 3, 2012, pp. 421 – 442.

② A. Bakhtiyarova and Seyit Ali Avcu, “Middle Power Behavior During the Transition in World Order: The Case of Kazakhstan”, *IRSTI*, Vol. 97, No. 1, 2022, p. 57.

③ 戴维来：《中等强国的国际领导权问题初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2期。

④ 王琛：《印尼的中等强国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基于双重身份认知视角的分析》，载《东南亚研究》2022年第4期。

⑤ 张耀：《中美战略竞争与亚太中等强国的行为选择——以美国“印太战略”升级为契机》，载《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2期。

模，中等强国可以分为“强盛中等国家”“富裕中等国家”和“一般中等国家”^①。沈陈根据对中等强国（Middle Power）中英文“Middle”词义的理解（“中间大小”、“中等权力”和“折中立场”）将中等强国划分为“中等规模的强国”（Medium-sized Power）、“中间等级的强国”（Middle-ranking Power）和“中间地带的强国”（Intermediate-region Power）^②。乔达安（Eduard Jordaan）则将中等强国分为传统和新兴两类（见表 1），并认为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结构与行为间的差异，同时作者指出传统中等强国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挪威等，新兴中等强国则以阿根廷、马来西亚、南非为代表^③。

第四，中等强国的外交行为选择。中等强国受其中等规模国家实力的限定，其外交行为一般可采用选边、结盟、中立、对冲、制衡、疏离、参与多边国际机制等单一策略或多种策略组合。除受国际体系结构性因素制约外，中等国家的对外行为选择同样受到国内因素（地理位置、政治精英、利益偏好、威胁感知等）的影响^④。为了在某些具体功能领域中增加话语权、发挥主导作用甚至扮演领导者角色，中等强国往往倾向于选择体现自身比较优势的“利基外交”（Niche Diplomacy，也译为“功能外交”或“优势外交”）。利基外交源于管理学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主要是指中小国家将外交资源集中在最能产生回报比的特定领域，如沙特的利基外交为能源和宗教，印尼的利基外交为环境与气候等^⑤。

第五，中等强国的世界观。比利时学者特克斯特拉（Alberto Turkstra）认为中等强国虽然包括不同的国家群体，但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厌恶零和世界观及陷

① 孙西辉：《中等强国的“大国平衡外交”——以印度尼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为例》，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9 年第 6 期。

② 沈陈：《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载《太平洋学报》2022 年第 4 期。

③ Eduard Jordaan, “The Concept of a Middl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merging and Traditional Middle Power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Vol. 30, No. 1, 2003, pp. 165–181.

④ 孙通、刘昌明：《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逻辑：基于竞争烈度、依赖结构与利益偏好的解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 年第 7 期。

⑤ 关于“利基外交”的内容可参见：Andrew F. Cooper, “Niche Diplomacy: 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Andrew F. Cooper ed.,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London: Macmillan, 1997, pp. 1–24; 王琛：《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载《国际政治研究》2018 年第 4 期。

入大国对峙，拥有制定独立外交政策方针的决心。虽然这些国家的实力无法单独与大国相媲美，但仍然可以通过汇集资源以联盟的方式来影响或塑造结果^①。

表 1 传统中等强国与新兴中等强国的差异对比

| 项目 | | 类型 | 传统中等强国 | 新兴中等强国 |
|------|---------------|----|------------|-------------------------|
| | | | | |
| 结构差异 | 民主传统 | | 稳定的社会民主 | 相对不稳定，新近的民主化存在一些非民主化的方面 |
| | 中等强国崛起时间 | | 冷战时期 | 冷战结束后 |
| | 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 | 核心 | 半边缘 |
| | 国内财富分配 | | 非常平等 | 高度不平等 |
| | 地区影响力 | | 低 | 高 |
| | 感知中立性的来源 | | 区域矛盾和相对不重要 | 区域自我联想和意义 |
| 行为差异 | 区域定位 | | 相对低 | 适度高 |
| | 对区域一体化与合作的态度 | | 矛盾的 | 渴望（经常担任领导角色） |
| | 深刻影响全球变化的行动性质 | | 安抚和合法化 | 改革和合法化 |
| | 国际身份建构的目的 | | 与区域大国维持差异 | 与区域小国维持差异 |

资料来源：Eduard Jordaan, “The Concept of a Middl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merging and Traditional Middle Power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Vol. 30, No. 1, 2003, p. 169.

根据表 1 罗列的项目，结合哈萨克斯坦的具体实践可以发现，自冷战后哈萨克斯坦便谋求成为中亚区域层面的“领头羊”。哈萨克斯坦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改革，并逐渐成为区域的枢纽国家，试图在不同的冲突中寻求妥协立场，扩大在中亚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这些表现符合“中间等级”强国（即追求中等权力）的定义。但哈萨克斯坦在加强民主体制、缩小贫富差距、平衡乌兹别克斯坦影响力、发展出引领全球变化的改革行动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哈萨克斯坦对身份的认知可归于新兴中等强国，但它的中等强国建设仍处于未完成状态。为此，托卡耶夫继任哈萨克斯坦总统以后，明确提出了中等强国的

^① Eduard Jordaan, “The Concept of a Middl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merging and Traditional Middle Power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Vol. 30, No. 1, 2003, pp. 165 - 181.

建设目标，并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开展了更为广泛的外交实践。

二 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有利条件

中等强国身份可以赋予相关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作为重要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并由此获得相应的收益。随着全球诸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中等强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或改变大国主导的规则体系，但他们却可以通过影响地区事务、促进合作、弥合差距、倡导全球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国际秩序的演变方向^①。中等强国地位成为哈萨克斯坦的目标，是因为它具备三个有利条件。

（一）自身具备的物质资源

首先，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面积最大的国家，兼具东西方双重地缘战略位置，是联结欧亚大陆的交汇处，是地缘战略博弈中的“枢纽地带”。布热津斯基曾指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② 作为欧亚大棋局中潜在的地缘支轴国家，哈萨克斯坦处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欧亚大陆辖区”、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辖区”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辖区”结合部，是美、俄、中、印、伊斯兰五大世界力量间的缓冲地带。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重要的能源经济价值，使哈萨克斯坦地缘战略地位逐渐凸显，成为大国势力角逐的新的地缘战略目标^③。

其次，哈萨克斯坦能源资源丰富，是世界上主要的化石燃料生产国及能源出口国。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哈萨克斯坦是世界第九大煤炭生产国（1.08 亿吨），其原油产量（9 190 万吨）位居世界第 17 位，天然气产量（387 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 24 位，同年，哈萨克斯坦的能源总产量是其能源需求的两倍以上，成为全球第九大煤炭出口国、第九大原油出口国和第 12 大天然

^① “Middle Powers: Rising Force of the New World Order?”. https://www.controlrisks.com/campaigns/middle-powers?utm_referrer=https://www.google.com, 访问时间: 2023 年 11 月 1 日。

^②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55 页。

^③ 李同昇、龙冬平:《中亚国家地缘位置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载《地理科学进展》2014 年第 3 期。

气出口国^①。除此之外，哈萨克斯坦还具有矿物及稀土方面的优势，其中铀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12%，铀产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33%^②。随着世界向清洁能源转型，它还制定了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和绿色氢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计划。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和资源优势吸引了一批国际投资者。尤其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下，哈萨克斯坦正在依托能源外交巩固其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并扩大伙伴关系。凭借资源优势，哈萨克斯坦还积极发展能源和矿物资源行业，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合作。

最后，自1991年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成为世界上快速增长的转型经济体之一^③。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哈萨克斯坦的GDP从1991年的250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820亿美元，增长了6.28倍^④。2022年哈萨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为204.72亿美元，同比2021年增长3.2%，几乎是同年中亚第二大经济体乌兹别克斯坦（GDP 804亿美元）的3倍，稳居中亚第一^⑤。《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显示，哈萨克斯坦现阶段主要目标是将自身建设成为国家强大、经济发达和拥有普遍劳动机会的福利社会并实现在2050年前跻身世界发达国家前30强行列的目标^⑥。

物质资源的增长为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20年3月，哈萨克斯坦颁布《2020~2030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对外政策构想》，首次明确哈国作为地区中等强国地位的对外战略。《构想》指出，哈萨克

① “Kazakhstan Energy Profile”. <https://www.iea.org/reports/kazakhstan-energy-profile>,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26日。

② “Kazakhstan and the Global Clean Energy Transition”. <https://www.americansecurityproject.org/kazakhstan-and-the-global-clean-energy-transition/>,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27日。

③ Amantay Akbota and Jungbo Baek,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Economies*, Vol. 6, No. 19, 2018, pp. 1–11.

④ “Indicators of Economy in Kazakhstan”. <https://www.worlddata.info/asia/kazakhstan/economy.php>,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27日。

⑤ 参见：《哈萨克斯坦国家概况》，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00/1206x0_676502/，访问时间：2024年1月10日；《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概况》，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052/1206x0_677054/，访问时间：2024年1月10日。

⑥ “The Strategy for Development: Kazakhstan – 2050 Strategy”. https://www.akorda.kz/en/official_documents/strategies_and_programs,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5日。

斯坦实行全方位、务实的积极对外政策，在安全、合作与发展等国际议题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在全球和地区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必须在务实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确保更加有效和系统地推动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倡议^①。

（二）中亚国家间区域合作机制初露端倪

冷战结束后，区域合作蓬勃发展。作为新的地缘政治板块，中亚国家间的区域合作机制构建才刚起步，并未形成有影响力的区域合作机制，规范化、制度化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的区域合作机制（如欧盟、东盟、非盟）。区域合作机制的初现，意味着地区国家有机会主导该类机制的发展。

哈萨克斯坦一直在推动组建中亚国家间的合作机制。早在 1994 年，哈萨克斯坦就推动成立了“中亚经济联盟”（Central Asian Economic Union），成员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1998 年更名为“中亚经济合作组织”（Central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1999 年塔吉克斯坦加入，2002 年该组织更名为中亚合作组织（Central Asian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随着俄罗斯加入，哈萨克斯坦主导的中亚国家间的一体化机制被纳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区域合作进程中，2005 年该组织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但哈萨克斯坦并未放弃组建中亚国家区域合作机制的努力，2018 年首届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中亚国家区域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托卡耶夫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后，在推动中亚地区合作机制方面，保持了与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政策连贯性。在经济、安全、文化、互联互通等领域加强合作，并通过“中亚+”机制加强与域外大国的互动。对哈萨克斯坦来说，推动构建中亚国家的合作机制，是哈萨克斯坦中等强国地位的重要体现。

（三）域外大国对中亚地区关注度加大

近年来，地区形势使大国在中亚的互动加强，中亚地区既呈现出强调对抗和竞争的“新大博弈”特征，也存在地区治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无声的协调”^②。由于中亚地区并不存在某个大国建立的地区霸权秩序，哈萨克斯坦可通

^① “On the Concep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for 2020 – 2030”. https://www.akorda.kz/en/legal_acts/decrees/on-the-concept-of-the-foreign-policy-of-the-republic-of-kazakhstan-for-2020-2030, 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5 日。

^② 曾向红：《“无声的协调”：大国在中亚的互动模式新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10 期。

过建立或强化区域机制追求中等强国地位。

一方面，介入中亚地区事务的域外大国关注的重点是在与其他大国的博弈中赢得胜利，因此加强与域内国家合作，这为哈萨克斯坦在大国竞争中采取多元平衡外交战略、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条件。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将哈萨克斯坦视为在中亚地区维持和平稳定、推广民主价值观与人权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战略伙伴”^①。俄罗斯将哈萨克斯坦视为在独联体、集安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合作机制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绝对优先方向”^②。而哈萨克斯坦一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国家^③。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的首倡地，中哈关系也率先升级为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萨克斯坦已成为中国在中亚地区可靠的战略伙伴^④。

另一方面，哈萨克斯坦与域外大国的合作能够推动地区问题的治理和域内国家经济的发展，加入域外国家组建的地区合作组织能够扩大哈萨克斯坦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如在阿富汗问题上，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积极为美国领导下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后勤支持。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国家开始在区域外交中发挥作用，支持阿富汗发展和地区一体化，哈萨克斯坦在其中发挥了带头作用^⑤，与阿富汗寻求在经贸、运输和物流、人道主义支持方面的合作^⑥。2023年11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联合国首届中亚经济体特别计划（SPECA）首脑峰会上概述了哈萨克斯坦的愿景，并提议在阿拉木图建立联合国中亚和阿富汗

① “Nazarbayev, Trump Elevate Strategic Partnership during Washington Meeting”. <https://www.caspianpolicy.org/research/articles/nazarbayev-trump-elevate-strategic-partnership-during-washington-meeting>, 访问时间：2024年6月10日。

②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is an Absolute Priority Direction for Russia’s Foreign Policy”. <http://government.ru/en/news/49885/>, 访问时间：2024年6月10日。

③ “Kazakhstan – Linchpin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ttps://azertag.az/en/xeber/kazakhstan_linchpin_of_chinas_belt_and_road_initiative-1974232, 访问时间：2024年6月10日。

④ “Kazakhstan and China Strengthen Strategic Partnership”. <https://timesca.com/kazakhstan-and-china-strengthen-strategic-partnership/>, 访问时间：2024年6月10日。

⑤ “Kazakhstan’s Aspirations for Afghanistan Post-US Withdrawal”. <https://www.e-ir.info/2023/08/04/opinion-kazakhstans-aspirations-for-afghanistan-post-us-withdrawal/>, 访问时间：2024年6月10日。

⑥ “Three Pillars of Kazakhstan – Afghanistan Relations”. <https://astanatimes.com/2023/08/three-pillars-of-kazakhstan-afghanistan-relations/>, 访问时间：2024年6月10日。

汗可持续发展目标区域中心^①。该中心的设立有利于将中亚转变为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区，并对阿富汗产生积极影响^②。

三 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具体实践

独立以来，多元平衡外交策略是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有效方式，原因在于：在全方位嵌入（Omni - Enmeshment）和复合平衡（Complex Balancing）战略下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可以将主要大国囊括到地区事务和议题中来，创造出重叠的势力范围和地区利益，从而避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③。

（一）通过软制衡获得外交权威

哈萨克斯坦通过发展与所有域外大国的友好关系，形成了一种软制衡（Soft Balancing）^④ 战略，避免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此外，哈萨克斯坦通过积极加入大国主导的地区组织和制度安排，形成了与大国“战略相互依赖”的局面，提升了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

一方面，通过“软制衡”战略争取大国对哈萨克斯坦中等强国地位的承认。在哈萨克斯坦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中，大国是哈萨克斯坦重要的外交优先方向。遵循“多元”和“平衡”两个外交原则，哈萨克斯坦将俄罗斯、中国、美国、欧盟列为外交的优先方向。为此，哈萨克斯坦构建了囊括所有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形成了多元化外交格局。哈萨克斯坦重视与俄罗斯在政治、经贸、安

① “President Tokayev Presents Kazakhstan’s Perspective for UN Special Program for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https://astanatimes.com/2023/11/president-tokayev-presents-kazakhstans-perspective-for-un-special-program-for-central-asian-economies/>, 访问时间：2024 年 6 月 10 日。

② “Central Asia Zone of Peace ‘a Shining Example of Multilateralism’, Delegate Tells General Assembly”. <https://press.un.org/en/2023/ga12501.doc.htm>, 访问时间：2024 年 6 月 10 日。

③ 有关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与全方位套入战略的讨论，可参见：Rachel Vanderhill, Sandra F. Joireman, and Roza Tulepbayeva, “Between the Bear and the Dragon: Multivectorism in Kazakhstan as a Model Strategy for Secondary Powers”, pp. 975 - 993; 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2008, pp. 113 - 157.

④ 软制衡作为次级国家参与国际制衡的一种方式，与硬制衡相对，是指通过经济策略、制度约束或外交纠缠及政治结盟等方式限制大国施行威胁性政策的一种精心策划的、有针对性的非军事战略。参见：Ilai Saltzman, “Soft Balancing as Foreign Policy: Assessing American Strategy toward Japa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6, No. 1, 2020, pp. 1 - 22.

全和人文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在相互信任、战略伙伴关系和多边合作的基础上，促进与俄罗斯的盟国关系和一体化发展。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在发展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不断推动中哈双边关系的发展。美国作为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哈萨克斯坦重视与之在安全、经贸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在托卡耶夫总统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背景下，哈萨克斯坦进一步发展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2020年3月，随着哈萨克斯坦与欧盟间《伙伴关系扩大与合作协议》生效，哈萨克斯坦与欧盟的合作领域扩大，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通过强化与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政治关系，哈萨克斯坦形成了对大国在中亚地区的“软制衡”，进而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促进大国对哈萨克斯坦中等强国地位的承认。

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多边外交进一步提升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多个国际组织和制度安排的积极参与者。哈萨克斯坦是独联体的主要发起国、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突厥语国家组织”的主要成员，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平伙伴关系方案的积极参与者。2010年哈萨克斯坦成为首个成功担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的独联体国家^①。哈萨克斯坦于2017~2018年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是它在世界舞台上迈出的重要一步^②。

俄乌冲突发生后，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和互动进一步加强，哈萨克斯坦积极推动中亚国家作为整体与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等行为体在“C5+1”机制下开展合作，并不断推动优化机制建设。如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宣布“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亚国家与美国建立的“C5+1”对话机制提升到元首层次，与德国、日本等国家发展“C5+1”机制，在贸易、投资、交通基础设施、移民以及气候变化等领域展开密切合作。随着一系列合作机制的创建与升级，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得以扩大。

（二）开展务实互惠多元经济外交，确立欧亚大陆枢纽地位

首先，开展务实互惠外交，扩大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在经济外交对象的选择

^① Johan Engvall and Svante E. Cornell, *Asserting Statehood: Kazakhstan's Rol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entral Asia – 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December 2015, pp. 44 – 48.

^② Meirat Omarov, “Kazakhstan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 Interim Results”, *Central Asia's Affairs*, Vol. 68, No. 4, 2017, pp. 7 – 14.

上，哈萨克斯坦重视与俄罗斯、中国、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积极争取来自大国的投资。托卡耶夫在 2023 年度国情咨文中指出，2022 年哈萨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为 104 万亿坚戈，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280 亿美元，对外贸易额达到 1 360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达到了 840 亿美元^①。在地区合作上，哈萨克斯坦除推动构建欧亚经济联盟外，还积极与欧盟、波斯湾国家等建立区域合作制度，促进区域间的贸易合作与经济往来。2023 年哈萨克斯坦举办阿斯塔纳国际经济论坛，吸引了包括各国政府领导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和知名专家在内的 1 000 多名嘉宾参加，显示出哈萨克斯坦的外交影响力及其作为战略投资中心和地缘政治热点的崛起^②。

其次，加大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凸显哈萨克斯坦的地缘枢纽优势。“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STC）作为从俄罗斯经伊朗到印度的连接线，是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运输路线安全化及多元化考虑，哈萨克斯坦目前正在大力推进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TITR）或“中间走廊”的建设，作为绕过俄罗斯到达欧洲和国际市场的替代方案。尽管当前该路线存在软、硬基础设施方面的局限，但却颇具开发前景^③。通过“中间走廊”与“南北走廊”联结，使处于交叉汇合点位置的哈萨克斯坦运输战略地位凸显无遗。

最后，促进经济发展多元化，增加经济发展韧性。由于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铀等矿藏存储，使其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依赖采掘业和原材料出口，缺乏增长稳定性和持续性。为增强经济发展韧性，避免陷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哈萨克斯坦意识到需要实现经济发展多元化。因此，哈萨克斯坦尝试与其他国家加强贸易和其他合作，积极推动本国制造业、医药、农业等领域的发展。

① “<https://www.akorda.kz/en/president-kassym-jomart-tokayevs-state-of-the-nation-address-economic-course-of-a-just-kazakhstan-283243>”，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5 日。

② “The Astana International Forum 2023: Kazakhstan’s Rise as a Strategic Investment Hub and Geopolitical Hotspot”. https://www.specialeurasia.com/2023/06/06/astana-international-forum-2023/?related_post_from=16134，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6 日。

③ “Kazakhstan’s Ports: A Vital Node of the Middle Corridor”.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5/kazakhstans-ports-a-vital-node-of-the-middle-corridor/>，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6 日；“The Middle Corridor: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Russia’s Northern Corridor?”. <https://www.caspianpolicy.org/research/energy-and-economy-program-eeep/the-middle-corridor-the-beginning-of-the-end-for-russias-northern-corridor>，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7 日。

（三）推动文明间交流对话，塑造独立宽容形象

哈萨克斯坦主动推介优秀文化，构建国家良好形象与声誉。民族/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心理表征，是人们对某一地方的信念和印象的总和。国家形象作为重要的声誉资产，影响着国际受众对国家的认知与评判。优秀文化是塑造国家正面形象的重要载体。哈萨克斯坦政府正寻求重构不依赖于俄罗斯的历史叙事，主张弘扬其作为欧亚国家的独特身份与民族传统文化，通过举办各类国际艺术节、演出歌剧、播放优秀影片等方式，展现哈萨克斯坦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哈萨克斯坦旅游和体育部表示，第五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World Nomads Games）将于2024年9月8~14日在阿斯塔纳举行，预计将有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近40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①。

哈萨克斯坦倡导文明间交流对话与互鉴，致力于缓解民族矛盾与宗教冲突。通过兼容性的民族观和宽容多元的宗教政策，哈萨克斯坦业已形成了民族多元共处和宗教共存的局面^②。为弥合国际社会各民族与宗教间的矛盾与冲突，哈萨克斯坦致力于以中等强国身份参与调解，加强不同文明与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举办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③以及成立穆斯林理事会哈萨克斯坦分会^④。2022年9月，托卡耶夫总统在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开幕式中指出：“没有建设性对话和互利合作，任何全球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人类生命的神圣价值、相互支持、反对破坏性的竞争和敌意是所有宗教的共同原则，而这些原则可以构成新的世界体系的基础。”^⑤

① “Kazakhstan Announces Date of 5th World Nomad Games”. <https://timesca.com/kazakhstan-announces-date-of-5th-world-nomad-games/>,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8日。

② 韦进深、汪宁：《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中的文化因素探析》，载《国际展望》2012年第2期。

③ “Future Prospects of Kazakhstan: An On-the-Ground Report from Astana”. <https://www.specialeurasia.com/2023/07/12/kazakhstan-future-report-astana/>,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8日。

④ “Muslim Council Inaugurates Kazakhstan Branch, Commends Dialogue Initiatives”. <https://astanatimes.com/2023/10/muslim-council-inaugurates-kazakhstan-branch-commends-dialogue-initiatives/>,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6日。

⑤ “President Kassym-Jomart Tokayev’s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VII Congress of the Leaders of World and Traditional Religions”. <https://www.akorda.kz/en/president-kassym-jomart-tokayevs-speech-at-the-opening-ceremony-of-the-vii-congress-of-the-leaders-of-world-and-traditional-religions-1481411>,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8日。

(四) 推动全球性、地区性问题治理，展现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首先，哈萨克斯坦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它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反恐行动，协助维护区域和全球安全。相关资料显示，在 2020 年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部队中，与其他独联体国家相比，哈萨克斯坦派遣 129 人，位居第一^①。除此之外，哈萨克斯坦还积极参与“草原之鹰”多国维和军事演习，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展开反恐合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制定《实现无恐怖主义世界行为准则》草案^②。2024 年 3 月，哈萨克斯坦派遣维和部队赴戈兰高地开展维和行动，这是其首次获得联合国关于独立部署和执行维和任务的授权^③。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哈萨克斯坦积极斡旋。2015 年 11 月 24 日因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击落，俄土关系紧张引发外交危机，作为俄罗斯和土耳其的重要盟友和合作伙伴，哈萨克斯坦积极调解俄土关系，纳扎尔巴耶夫多次与俄罗斯及土耳其总统会面，最终促成俄土危机的和平解决；2017 年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呼吁相关各方在阿斯塔纳举行会谈，发起“阿斯塔纳和平进程”，迄今已举行 20 轮会谈，实现了建立降级区、停止冲突各方流血和减少人员伤亡等目标，在维护叙利亚国内稳定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围绕那卡地区归属问题冲突不断，2020 年 7 月以来两国多次在边境地区发生激烈武装冲突，哈萨克斯坦积极助推两国进行和平谈判，呼吁建立长期和平。2024 年 5 月，在哈萨克斯坦的调解下，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两国外交部长在阿拉木图举行和平谈判。此外，哈萨克斯坦还积极创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国际协调机制，加强成员国间在经贸合作、环境问题、边界管理以及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等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建立信任措施^④，这些举措使哈

① A. Mukash and A. M. Kussainova, “UN Peacekeeping: Kazakhstan’s Contribution”, *IRSTI*, Vol. 138, No. 1, 2022, p. 101.

② Aidar Kurmashev, Dana Akhmedyanova, Akbota Zholdasbekova, and Houman Sadri, “Kazakhstan’s Middle Power Response to Terrorism”, *Insight Turkey*, Vol. 20, No. 4, 2018, pp. 111 – 128.

③ “Kazakh Peacekeepers Embark on UN Mission from Almaty”. <https://astanatimes.com/2024/03/kazakh-peacekeepers-embark-on-un-mission-from-almaty/>, 访问时间：2024 年 3 月 14 日。

④ Svante E. Cornell and S. Frederick Starr, *Kazakhstan’s Role i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under First President Nursultan Nazarbayev*, the Central Asia – 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November 2020, pp. 38 – 64.

萨克斯坦树立起“亚洲日内瓦”形象^①。

在国际核不扩散领域，哈萨克斯坦积极促进核裁军，致力于推广无核世界理念。对核不扩散的积极贡献已成为哈萨克斯坦维护世界安全与稳定的主要标志。2006年中亚五国在哈萨克斯坦的倡导下签署了《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成为北半球第一个无核区。2015年在哈萨克斯坦倡议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宣言》^②。2022年哈萨克斯坦在《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一次缔约国会议中提议设立国际信托基金，为受核辐射影响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并为受核污染环境恢复项目提供资金支持^③。2023年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第一次筹备会期间，考虑到哈萨克斯坦对核裁军的贡献，哈萨克斯坦当选为审议大会第二次筹备会主席^④。

其次，哈萨克斯坦推进绿色经济发展战略，支持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积极推行改善全球气候变化的绿色发展政策。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早批准《巴黎协定》的国家之一。2017年哈萨克斯坦成功举办了以“未来能源”为主题的世博会，重点关注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⑤。根据2019年全球适应指数（ND - GAIN），哈萨克斯坦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在177个国家中排名第40位。为防止气候恶化，哈萨克斯坦提出了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⑥。2023年6月，哈萨克斯坦主办了第三届“地球生态”国际环境大会（ECOJER），该活动是全

① “What Kazakhstan Can Teach about Medium - State Diploma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5/04/what-kazakhstan-can-teach-about-medium-state-diplomacy/>,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5日。

② Meirat Omarov, “Kazakhstan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 Interim Results”, p. 11.

③ “Kazakhstan Proposes to Establish International Trust Fund to Raise Money for People Affected by Nuclear Fallout”. <https://astanatimes.com/2022/06/kazakhstan-proposes-to-establish-international-trust-fund-to-raise-money-for-people-affected-by-nuclear-fallout/>, 访问时间：2024年1月10日。

④ “Kazakhstan Remains Committed to Advancing Disarmament Efforts on Global Stage”. <https://astanatimes.com/2023/08/kazakhstan-remains-committed-to-advancing-disarmament-efforts-on-global-stage/>, 访问时间：2023年8月31日。

⑤ Reforming Kazakhstan: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ECD, 2023, p. 113.

⑥ “Government of Kazakhstan and UNDP Present the Eighth National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https://www.undp.org/kazakhstan/press-releases/government-kazakhstan-and-undp-present-eighth-national-communication-under-un-framework-convention-climate-change>,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8日。

球环保领域的重要论坛^①。

在地区环境治理上，哈萨克斯坦积极参与咸海治理，保护里海生态环境。2023 年 3 月 17 日，哈萨克斯坦生态和自然资源部长苏莱梅诺娃（Zulfiya Suleimenova）表示，哈萨克斯坦正在与世界银行密切合作以维护并重建咸海北半部的生态系统，为减轻生态灾难，它不仅致力于技术解决方案，还提出基于自然的可持续解决方法^②。在里海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哈萨克斯坦与里海沿岸国家签署了《保护里海海洋环境框架公约》。该公约旨在保护里海海洋环境，确保生物资源的保护、恢复、可持续和合理利用^③。为此，2014 年 1 月哈萨克斯坦政府批准了一项成立里海研究所的决议。

最后，哈萨克斯坦积极开展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展现负责任的中等强国形象。2020 年 2 月，哈萨克斯坦成立国际发展合作署，标志着哈萨克斯坦对外发展援助进入新阶段。受国家能力和现有资源制约，哈萨克斯坦当前重点是为中亚国家和阿富汗提供发展援助，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哈萨克斯坦的全球协同作用，哈官方发展援助也面向高加索、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截至 2020 年，哈萨克斯坦对外提供了 5.42 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在较短时间内从受援国发展成为国际捐助国^④。2023 年 11 月 6 日，为应对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哈萨克斯坦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了 100 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展现出负责任的国际担

① “Balanced Carbon Burden: Kazakhstan Mobilizes All Economic Sectors”. <https://www.undp.org/kazakhstan/press-releases/balanced-carbon-burden-kazakhstan-mobilizes-all-economic-sectors>, 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9 日。

② “Kazakhstan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Aral Sea and Caspian Sea, Says Ecology Minister”. <https://astanatimes.com/2023/03/kazakhstan-is-committed-to-developing-nature-based-solutions-for-aral-sea-and-caspian-sea-says-ecology-minister/>, 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9 日。

③ “Shrinking Caspian Sea and Pollution Lead to Unwanted Consequences”. <https://astanatimes.com/2023/08/shrinking-caspian-sea-and-pollution-lead-to-unwanted-consequences/>, 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10 日。

④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azakhst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azAID’”. <https://www.gov.kz/memleket/entities/mfa-tallin/press/news/details/150184?lang=en>, 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9 日。

当^①。2024年3月，哈萨克斯坦向塔吉克斯坦运送了15 000吨燃料油并向其提供25.42亿坚戈（565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确保该国重要能源设施的稳定运行^②。

综上所述，哈萨克斯坦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通过软制衡战略维护自身主权利益，获得了外交威望；通过利用其资源禀赋及战略优势，哈萨克斯坦确立了欧亚大陆枢纽地位；通过在文化领域培育独立国家身份、倡导宗教文明对话，哈萨克斯坦塑造了独立、包容的形象；通过推动全球性地区性问题治理，哈萨克斯坦展现了负责任的国际担当。

四 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实践成效评估

对中等强国地位的评估主要看四个方面：一是功能性的评估，强调一国在国际关系功能领域的影响力；二是行为性的评估，强调一国参与多边主义及冲突解决的能力；三是等级性的评估，强调一国的物质资源；四是观念性的评估，强调中等强国地位作为叙事建构的外交政策工具^③。因此，对于哈萨克斯坦中等强国的实践成效，可据此指标进行判断与衡量。

第一，在功能性上，哈萨克斯坦在目标功能领域的影响在不断增强。这主要体现在哈萨克斯坦地缘政治地位的提升和在全球产业链中重要性的加强。截至目前，哈萨克斯坦占中国至欧洲陆路过境运输量的70%，货物从中国经哈萨克斯坦运抵欧洲只需15天，比海运节省2/3~1/2的时间。哈萨克斯坦过境运输的蓬勃发展，不仅使其融入全球市场，也助推它成为积极的地区参与者^④。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背景下，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为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西方愈发认识到中亚在全球能源安全中的作用。

^① “Kazakhstan Allocates \$1 Million Humanitarian Aid to Palestinian People”. <https://astanatimes.com/2023/11/kazakhstan-allocates-1-million-humanitarian-aid-to-palestinian-people/>,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9日。

^② “Kazakhstan Donates Heating Oil to Tajikistan”. <https://astanatimes.com/2024/03/kazakhstan-donates-heating-oil-to-tajikistan/>, 访问时间：2024年3月13日。

^③ Ivan A. Safranchuk, Vera M. Zhornist, Alexander D. Nesmashnyi and Daniil N. Chernov, “The Dilemma of Middlepowermanship in Central Asia: Prospects for Hegemon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Vol. 20, No. 3, 2022, p. 120.

^④ “Tapping Transport and Transit Potential of Kazakhstan”. <https://astanatimes.com/2023/02/tapping-transport-and-transit-potential-of-kazakhstan/>,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25日。

第二，在行为性上，哈萨克斯坦对多边主义的参与及对冲突的解决能力在不断提高。虽地处欧亚内陆，但哈萨克斯坦一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一方面，哈萨克斯坦积极加入多边国际组织，并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2024 年，哈萨克斯坦将担任包含上海合作组织在内的六个国际组织的主席国^①。另一方面，该国在促进国际调解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哈萨克斯坦致力于缓解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力图维护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稳定。哈萨克斯坦在世界舞台上日益活跃的积极性和存在感，可以为促进全球稳定提供更多的平衡、对话和外交资源^②。

第三，在等级性上，哈萨克斯坦的物质能力不断增强，具体可从国土面积、人口规模、GDP 和军费开支等指标进行衡量。就国土面积而言，哈萨克斯坦国土面积为 272.49 万平方公里，为亚洲第三大国家，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世界排名第 9 位；就人口规模而言，截至 2023 年 7 月，哈萨克斯坦人口规模为 1 989.9 万，世界排名第 64 位；就 GDP 而言，世界银行报告显示，截至 2015 年，哈萨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达 1 700 亿美元，已达到中等偏上国家水平；2021 年哈萨克斯坦的 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排名世界第 42 位；在军费开支方面，2023 年哈军费开支为 10 亿美元，世界排名第 72 位^③。但横向来看，通过与乔达安（Eduard Jordaan）所列举的以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挪威等为代表的传统中等强国及与以阿根廷、马来西亚、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中等强国作对比（如表 2 所示）^④，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作为中等强国的物质实力水平仍处于较低等级，其在人口、GDP 和军费投入上仍有待提升。

① “Kazakhstan Takes Center Stage in Global Leadership in 2024”. <https://astanatimes.com/2024/01/kazakhstan-takes-center-stage-in-global-leadership-in-2024/>,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25 日。

② “Astana International Forum: Renewed Hope for Multilateralism”. <https://astanatimes.com/2023/05/astana-international-forum-renewed-hope-for-multilateralism/>, 访问时间: 2023 年 1 月 17 日。

③ 数据来源可参见“Explore All Countries——Kazakhstan”.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kazakhstan/>; “Indicators of Economy in Kazakhstan”. <https://www.worlddata.info/asia/kazakhstan/economy.php>, 访问时间: 2024 年 1 月 10 日。

④ Eduard Jordaan, “The Concept of a Middl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merging and Traditional Middle Power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Vol. 30, No. 1, 2003, pp. 165–181.

表 2 2023 年传统与新兴中等强国物质实力对比

| 国家 | 国土面积 (万 km ²) | 人口规模 (万) | GDP (亿美元) | 军费开支 (亿美元) |
|-------|---------------------------|----------|-----------|------------|
| 哈萨克斯坦 | 272.49 | 1 989.9 | 2 204.72 | 10 |
| 澳大利亚 | 769.2 | 2 639 | 16 700 | 320 |
| 加拿大 | 998 | 4 000 | 21 700 | 270 |
| 挪威 | 38.5 | 553.4 | 5 250.38 | 80 |
| 阿根廷 | 278.04 | 4 665 | 6 311 | 30 |
| 马来西亚 | 33 | 3 300 | 3 435 | 40 |
| 南非 | 121.909 | 6 200 | 4 056 | 30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互联网资料汇编而成（注：由于官方数据暂未更新，除图表中的 GDP 数据为 2022 年外，其余数据均为 2023 年）^①。

第四，在观念性上，哈萨克斯坦中等强国地位已获国际社会部分承认。从中等强国概念界定的观念性路径来看，追求中等强国地位已成为哈萨克斯坦重要外交指向与目标。早在纳扎尔巴耶夫执政时期，已有学者指出哈萨克斯坦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中等强国^②。近年来，有关哈萨克斯坦是中等强国的论断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同。2023 年 5 月 9 日发表于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官网上的一篇文章认为，哈萨克斯坦已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中等强国，其具备中等强国的所有典型特征：重要的战略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准则和特殊角色^③。2024 年 1 月，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发布了一项针对世界“中等强国”的研究成果，将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以色列和印度等国家一道列入“中等强国”名单中。研究者指出这些中等强国的共同点是都注重经济发展、高度重

^① 数据来源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关于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阿根廷、马来西亚、南非等国家的概况，<https://www.mfa.gov.cn>；“Military Spending by Country”. <https://wisevoter.com/country-rankings/military-spending-by-country/#south-africa>，访问时间：2024 年 1 月 10 日。

^② Andrew Chen, *Kazakhstan Geoeconomic Quest for Power in a Multipolar World*,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2017, pp. 1-127; “Kazakhstan’s Middle Power Response to Terrorism”. <https://www.insightturkey.com/articles/kazakhstans-middle-power-response-to-terrorism>，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1 日。

^③ “Kazakhstan: Eurasia’s Next Middle Power”.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kazakhstan-eurasia%E2%80%99s-next-middle-power-206463>，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1 日。

视安全稳定以及追求战略自主权^①。当然，国际社会依然不乏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中等强国地位的声音。例如，萨弗兰克等人认为中亚国家面临着中等强国建设困境，哈萨克斯坦寻求提高其国际地位，并表现得像一个中等强国^②。

通过从功能性、行为性、等级性及观念性四个层面来分析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的实践成效，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不仅在能源领域及过境运输方面充分发挥利基外交的优势，而且在参与国际组织及促进国际冲突协调方面，也承担着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角色。

五 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局限性

尽管哈萨克斯坦在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其外交雄心依旧面临一些限制。与其他中等强国相比，当前哈萨克斯坦的物质实力水平仍较薄弱，比如其 GDP 在国际社会中仅处于排名 10 ~ 50 位区间（这被视为中等强国的经济指标）的外缘^③。

（一）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所面临的内部制约因素

第一，哈萨克斯坦国内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对哈萨克斯坦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消极影响。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统计，2021 年哈萨克斯坦个人净财富收入前 10% 的人群，占国民财富收入总额的 60.6%，而个人净财富收入位于底层的 50% 的人群仅占国民财富收入总额的 4.6%^④，哈萨克斯坦收入差距悬殊，民众未能充分享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乃至两极分化，使国内市场缺乏活力，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⑤。

① “German Think Tank Ranks Kazakhstan as ‘World Middle Power’”.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central-asia/news/german-think-tank-ranks-kazakhstan-as-world-middle-power/>, 访问时间：2024 年 2 月 14 日。

② Ivan A. Safranchuk, Vera M. Zhornist, Alexander D. Nesmashnyi and Daniil N. Chernov, “The Dilemma of Middlepowermanship in Central Asia: Prospects for Hegemony”, p. 123.

③ “Kazakhstan in the Middle”.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or/kazakhstan-middle>, 访问时间：2024 年 2 月 10 日。

④ “Wealth Inequality, Kazakhstan, 1995 – 2021”. <https://wid.world/country/kazakhstan/>, 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13 日。

⑤ 文龙杰：《国家建设视角下哈萨克斯坦骚乱事件评析：原因与镜鉴》，载《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 年第 2 期。

第二，哈萨克斯坦政治发展进程存在不确定性，有可能对哈萨克斯坦政治稳定造成冲击。考察哈萨克斯坦政治权力结构就会发现，其政权体系中的部族色彩浓厚且部族参与并不平衡。哈萨克斯坦政治及经济权力的分配往往倾向于掌握政治话语权的大、中玉兹部落利益。2022年“一月事件”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哈萨克斯坦“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不成熟，一旦有某种社会因素被激活，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聚集度高、杀伤力大、破坏性强的群体性事件”^①。当前，托卡耶夫总统推行的政治改革涉及总统选举、议会机制、政府职能等多个领域。虽然哈当前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但随着改革的深化，有可能加剧政治精英集团内部矛盾，从而使政治改革遭遇巨大的挑战，进而对哈萨克斯坦政治稳定性造成冲击。

第三，哈萨克斯坦国家营商环境较差，不利于吸引外资进而限制经济增长。腐败问题是哈萨克斯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制约因素。政治腐败和裙带关系网络不仅破坏了哈政府优化公共开支的努力，也对该国的投资营商环境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世界数据”信息显示，哈萨克斯坦2022年公共部门“清廉指数”为64分，世界排名第103位，属于中等偏下水平^②。目前，托卡耶夫总统进行的经济改革，将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托卡耶夫强调没有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经济增长和居民福祉提升，就无法维持应有的投资吸引力水平。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善营商环境，哈萨克斯坦就难以形成投资吸引力，尤其是提升在非能源领域的投资吸引力^③。

第四，人口和国家军事实力是哈萨克斯坦中等强国地位追求的重要制约。

^① 许涛：《欧亚变局下中亚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重构趋势》，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1期。

^② “Corruption in Kazakhstan”. <https://www.worlddata.info/asia/kazakhstan/corruption.php>,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12日。

^③ 有关托卡耶夫的“新哈萨克斯坦”发展战略，请参见：杨进：《托卡耶夫提出“新哈萨克斯坦计划”》，载《世界知识》2022年第8期；张宁：《提前大选，“新哈萨克斯坦”时代正式开启》，载《世界知识》2022年第23期；“Новый Казахстан: Путь Обновления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https://www.akorda.kz/en/state-of-the-nation-address-by-president-of-the-republic-of-kazakhstan-kassym-jomart-tokayev-1729>; “Просто Установите. 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Нация. Благослов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https://www.akorda.kz/kz/memleket-basshysy-kasym-zhmart-tokaevtyin-kazakstan-halkyna-zholdauy-181416>,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15日，等。

2023 年 11 月哈萨克斯坦人口规模达到 2 000 万，相比于独立之初，人口规模增长了 22.3%，这体现了哈在人口增长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①。然而，这一数字与中等强国所要求的 3 000 万人的“门槛”相比^②仍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军事实力方面，2021 年“全球火力指数”（Global Firepower）发布的世界各国军队实力报告显示，哈军事实力在全球 140 个国家中位居第 62 位^③。军事实力的局限使哈难以应对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从而在安全问题上严重依赖俄罗斯或其他国家，这对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形成了掣肘。

（二）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所面临的外部制约因素

第一，近年来，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呈现复杂性的特征。2021 年 8 月，阿富汗塔利班的重新执政给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夺取政权提供了“样板”^④，有可能对活跃在中亚地区的恐怖分子或激进势力产生“示范效应”。2022 年 2 月，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增加了大国在中亚地区博弈的烈度。在中亚地区内部，2022 年 5 月和 7 月，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相继发生骚乱事件。同年 9 月，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发生边界交火事件。欧亚地区似乎正在步入苏联解体 30 年后新的动荡期^⑤。地区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对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局部国际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第二，非政府组织对中亚国家的政治稳定产生冲击。中亚国家独立后，美国将中亚视为输出民主的重点地区。通过民主援助、输出西方价值观念、培植亲西方媒体等方式，美国深度介入中亚国家内部事务，在中亚地区制造了多起“颜色革命”，是影响中亚国家政治稳定的主要外部因素。据国际非盈利法律中心（ICNL）估计，哈萨克斯坦约有 38 000 个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其中大多数由美国和欧洲国家以赠款和捐赠的方式资助，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国

① “Kazakhstan’s Population Reaches 20 Million”. <https://astanatimes.com/2023/11/kazakhstans-population-reaches-20-million/>, 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20 日。

② Ivan A. Safranchuk, Vera M. Zhornist, Alexander D. Nesmashnyi and Daniil N. Chernov, “The Dilemma of Middlepowermanship in Central Asia: Prospects for Hegemony”, p. 122.

③ http://k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03/20210303048209.shtml?ivk_sa=1024320u, 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20 日。

④ 曾向红、韩彦雄：《中亚五国外交政策调整新动向及其影响》，载《新疆社会科学》2023 年第 2 期。

⑤ 许涛：《哈萨克斯坦多边平衡外交的新现实》，载《世界知识》2022 年第 19 期。

家民主基金会（NED）和“自由之家”等^①。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NED预算61450美元用于“捍卫”哈萨克斯坦人权，69920美元用于“促进”公民社会发展，300550美元用于独立新闻和评论。然而，西方资助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目标是煽动反政权的对抗和宣传^②。

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构成挑战。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量子信息技术等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影响深远。2018年，哈萨克斯坦提出要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哈萨克斯坦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鸿沟。哈萨克斯坦提出《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及多项具体规划以发展高新技术，消除与发达国家的“数字赤字”^③，但整体来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构成新的挑战。能否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关键。

总之，中等强国地位是哈萨克斯坦国际战略的新定位。追求中等强国地位，体现出哈萨克斯坦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独立自主，不愿成为大国附庸的战略逻辑。哈萨克斯坦通过开展多元外交不断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但它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硬指标上仍距中等强国有一定差距，追求中等强国的目标仍面临挑战，但它的实践为理解中等国家的对外行为选择提供了丰富的案例。

（责任编辑 胡冰）

^① “What Is Behind the Unrest in Kazakhstan?”.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01/1245830.s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13日；刘赛、石岚：《论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中亚的活动与角色》，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6期。

^② “Provided \$1.2 Million to Help Kazakhstan Spark a Color Revolution”. <https://popularresistance.org/ned-provided-1-2-million-to-help-kazakhstan-spark-a-color-revolution/>,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13日。

^③ “The Strategy for Development”. https://www.akorda.kz/en/official_documents/strategies_and_programs,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3日。